

# 畫壇宗師 林風眠傳奇

(本文插圖刊第8、37、38頁)

## ●馬馳原

### 石匠阿公的小助手

林風眠於一九〇〇年，出生在廣東省梅縣山區的一個石匠家庭裏，他的祖父是個平凡的刻石匠。林風眠自幼喜愛繪畫，小時候便時常充當他祖父的助手，幫着在石頭上勾畫圖樣。關於這些往事，林風眠曾寫了一篇數百字的短文，題為「回憶與印象」：林風眠說：

「對一些往事的回憶與懷念，常常會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起着激勵和推動的作用。

我出生在廣東梅縣一個山區的石匠家庭裏，兒時便當上了祖父的小助手。祖父對我非常疼愛，整天叫我守在他身旁，幫着他磨鑿子遞錐頭；看他在石碑上畫圖案、刻花樣。祖父對我是抱有希望的，他叫我老老實實地繼承他的石匠手藝，不要去想那些讀書做官的事。他常說：『你將來什麼事情都要靠自己的一雙手。有了一雙手，即使不能為別人做出多大好事，至少

自己可以混口飯吃。』他還叫我少穿鞋子，而他自己，無論四季陰晴，都是光着腳板的。他說：『脚下磨出功夫來，將來什麼路都可以走！』祖父已經去世好幾十年了，在我腦子裏，只能記起他盤着辮子、束着腰帶、捲着褲管、光着腳板，成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塊上畫呀、刻呀的一些模糊的印象，然而他的那些話，却好像被他的鑿子給刻進了我的心裏一樣，永久也磨不掉。

現在的我，已經活到我祖父當年的歲數了。我不敢說，我能像祖父一樣勤勞儉樸，可是我的這雙手和手中的一支筆，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鑿子一樣，成天是閒不住的；不過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頭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却是在輕薄的、光滑的畫紙上消磨了一生。除了作畫，日常生活上的一些事務，我也都會做，也都樂意做。這些習慣的養成，我不能不感謝祖父對我的訓誡。」

### 勤工儉學巴黎習畫

一九一八年，林風眠參加勤工儉學，去法國留學。最初進巴黎第戎美術院學習。盡管他在國外受到許多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可是他在學業上以及日常生活方面始終保持着勤勞樸素的美德。第戎美術院的院長非常同情和器重有才華而生活貧寒的學生。有一回，他看到林風眠的畫，非常贊賞，並主動介紹林風眠進巴黎高級美術學院學習深造。從此，林風眠在當時法國著名油畫家哥羅孟門的畫室裏專門學習研究。那時，在巴黎留學的中國留學生，都以自己的作品被選入秋季紗龍得到展出為無上光榮。林風眠當時也不例外，他有兩篇作品入選展出：一幅「生之欲望」，一幅「摸索」。

### 中國美展盛況空前

一九一九年春，徐悲鴻和林風眠先後留學法國，徐悲鴻是官費留學生，林風眠是自費留學生。且兩人都考上了巴黎高等美術學校油畫系，但徐較林高半年。徐就教達仰教授，而林就教於柯

羅蒙教授，因同是來自中國大陸，同祖同宗，因而結下了友誼。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在萊茵河宮隆重舉辦的中國美術展覽。這次美術展覽是由留歐中國美術展覽籌委會組織的（林風眠還是其中一名籌備委員），這次展覽實際上是當時留歐學美術學生的一次成績大展覽。幾乎所有的留歐學美術的學生都參加了展覽，林、徐也不例外。當時旅居德國史大師埠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不但為這次展品圖錄寫了序言，還親自參加了展覽會揭幕式和招待會，並就這次展覽發表了「學術上的調和與民族的調和」的感想。這次展覽盛況空前，「巴黎各大報，幾無不登載其事」，「史大師埠城內之德、法各報，則無不連日滿紙，極口讚揚」，有的報紙還對展品進行了一番評論，其中有一篇評道：「新畫中殊多傑作，如林風眠、徐悲鴻、劉既漂、黃君璧、王代之、曾以魯諸君，皆有極優之作品。新雕刻則有吳待、李淑良諸君之作品，尤以林風眠君之畫最多，而最富於創造之價值。」（以上皆引自朱樸『林風眠先生年譜』）。林、徐的作品水平在諸多展品中名列榜首，「不獨中國人士望而重之，即外國美術批評家亦稱讚不置」（同上）。

### 與徐悲鴻冰釋前嫌

一九二六年春兩人同船返國，在船上交談甚歡，進一步交流了對中國畫及油畫的認識，發表了種種西為中用的心得，增進了友誼。在船上林風眠會請徐悲鴻回國後，幫他介紹一個工作，徐

悲鴻一口答應。可是當輪船駛進上海黃浦港，快靠岸時，碼頭上却有人打着小旗來迎接林風眠，小旗上寫着「歡迎林校長」。由此徐、林之間還鬧了一個小小誤會。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林風眠回國前，北京國立藝專剛鬧過一場學潮，新任藝專代校長陳延齡，想去掉「代」字，當名正言順的校長，在王代之的說合下，向當時的教育總長易培基建議聘任遠在法國，他認為一時回不了國的林風眠當校長。誰知任命下達之時，正是林風眠回國之日。但林風眠沒有接到任命書，對陳延齡等人搞的「把戲」事先也一無所知。所以在船上向徐悲鴻提出了幫忙介紹工作的一番話，鬧了一個小小的誤會。

過後，徐悲鴻了解到此事的真相，也就頓釋前嫌。但各忙各的，卻來往不多。以至於美術界誤會以為「文人相輕」之陋習影響兩人之友情，有的還以為兩人素昧平生。國畫家李可染在『美術』雜誌一九九〇年第三期有一篇記載徐、林兩位大師再次見面的經過，這段回憶錄也可以看出徐、林兩位大畫家的風度，但李文以為徐、林是初見，却是一種誤會。

現把李可染的回憶錄摘錄如下：

……在抗日戰爭時期，從淪陷區林先生到了重慶……他當時住在南岸一個國民黨倉庫的門房內……當時徐先生在嘉陵江邊的一座小樓裏，我們的住處離他家有二里路。林先生、徐先生兩位大藝術家同我都非常要好。我常常在徐先生面前談到林先生的品格如何高，他是一位真正的大藝術家；在林先生

那兒我也經常說徐先生是畫壇的「伯樂」，對於藝術，他只要認為是好的，是很誠懇的。

但這兩位先生沒見過面。有一天，我要到徐先生家去，我跟林先生講：我今天要到徐先生家裏去，咱們一道去好不好？林先生說：我跟你去。林與徐的見面在歷史上是沒有提到過的，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林先生到了徐家，徐先生一開門，我就介紹說：林先生來看您。徐先生一聽，非常震驚，樣子都變了，馬上請林先生進到房間，話沒有說幾句，徐先生就說：我三天以後就請了林先生宴席請林先生。確實三天以後就請了林先生，我與李瑞年等幾個學生坐陪。這說明林風眠先生的心胸是很開闊的。這很不容易，從前的大藝術家是互相瞧不起的，你叫我去看他，這怎麼可能呢？我認為可以在藝術上大書特書。說明徐悲鴻的心胸也很開闊。

### 文革留下極大創傷

林風眠回國後先後出任杭州、北京「國立藝專」校長，為國家培養大量優秀美術人材，大陸易權後定居上海。

五十年代在上海被劃成「右派」，妻女離他而去；「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到紅衛兵衝擊，他不停被揪鬥和批判，白天抓去勞動，晚上又受監視，他一怒之下，把自己前半生的作品通通浸在浴缸中搗成紙漿，倒在抽水馬桶裏把它沖走，以後又坐牢七年等等折磨，使老人心中留下極大的創傷。

後來，林風眠離開大陸，來到香港，猶幸在香港這十多年，身邊有一班尊重他為人，喜愛他藝術的朋友，還有待他，情如生父的誼女馮葉照顧、作伴，老人的晚年生活還是愉快的。

### 到臺接受榮譽特獎

在前年和去年，林風眠先後在臺灣、日本舉行過兩次個人作品展，今年三月還會到臺灣接受過一項藝術榮譽獎。林風眠以九二高齡到臺灣接受這一項名為「文藝特別貢獻獎」時，就在島內不慎患感冒，返港後併發肺炎，一直臥病不起；今年八月中旬進入香港安醫院，起因原只是腹瀉，但因患有心臟病，入院後又染上感冒併發肺炎，病情迅速惡化，即被送入隔離深切病房，由王、蘇兩位專科醫生會診治療，但因年高體弱，儀器和藥物只能幫助他維持了廿多天的生命，終於一睡不醒、安然溘逝。

而就是在醫院的這些最後日子裏，林風眠仍然堅持他一貫的樂觀、頑強的性格，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生命力。在呼吸已極為困難，說不出話來的情況下，他用顫抖的手在紙上寫着「回家」、「順其自然」、「我像在被火燒」的句子；友人來探訪，他怎樣也要在本來神情痛苦的臉上擠出一絲笑容來，甚至向一位小輩扮鬼臉。在他撒手西歸的那天，病房內照料他的幾位護士小姐都哭了，其中一位哭着說：「阿伯昨天還和我笑，我沒見過病人病得他這樣辛苦還會笑的。」她們只叫他「阿伯」，却不知躺在病榻上的是中國畫壇上的一代宗師。

林風眠的早期作品，能大膽運用強烈的色彩，畫風已接近法國盛行一時的後期印象派和野獸派之間的風格。這種豪邁而粗獷的風格在當時中國畫壇上並不多見，尤其是他的作品裏吸收了西方的用色及技巧，就更有新意。當時這種創新的風格並不為世俗所接受，但林風眠並不動搖，他在原有風格的基礎上，又根據自己對中國傳統藝術的鑽研探索，特別是加上陶瓷藝術和圖案裝飾藝術所得到的啟發，他的畫又取得新的發展，創作出具有中國氣派的畫幅。他採用國畫工具筆、墨和紙，參以水彩畫、水粉畫的色彩和表現方法來作畫。儘管表現技法上有採用西法之處，但作品的特點却是統一在中國畫的民族風格上，因此還是國畫的基綫。

他在繼承國畫藝術傳統的基礎上，借助西畫的技法來豐富自己的表現手法，並把它結合起來融化為一體，獨特的風格遂脫穎而出為我國的繪畫藝術添彩增光。林風眠經過數十年的勤修苦練突破了我國繪畫藝術的舊程式，加以創造性的發展，不能不說是我國畫壇上的一大貢獻。

林風眠對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研究涉及的面很廣。他很早就研究過隋唐時期的青山綠水，甚至漢代石刻、宋代瓷器等，可見他極為重視中外繪畫和民間藝術的優秀傳統。在創作思想上；他反對因襲前人而墨守成規，所以作品獨具風貌，令人耳目一新。他主張東、西方藝術互相溝通、取長補短，充實提高，以本民族文化藝術傳統為基礎，吸取他民族藝術之所長，有機結合，不斷創新。

從林風眠大量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創作既着力於現實美，而又高於現實的那種理想美的作品。他的美學思想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

一九二八年林風眠畫了一幅「松音圖」，這畫純係中國畫筆墨寫成。畫面構圖和用筆極似任伯年所畫枝幹和松針均以中鋒寫出郁葱挺拔之勢，尤其畫中小鳥寫出雙雙作對小憩、你追我趕飛行的生動形象，整個畫幅似有津津鳥語傳來。使人看了如身入松林之境。

林風眠的畫，不論是花鳥、人物、風景，每幅畫就如同一章美麗的詩篇。他喜歡畫大自然的景物，如鄉村秋景，淺灘蘆葦，早春，江南水鄉等等，在花鳥畫方面，他常畫櫻花小鳥鸞鷲、貓頭鷹，秋鷺、仙鶴等，在人物畫方面他喜歡畫戲劇人物，凝思的仕女等；此外，還常畫靜物花卉等等。

林風眠用色彩表達形象的真實感，也就是質感，具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他善於將複雜的自然現象經過選擇、提煉，昇華為藝術的高度概括，以表現特有的意境和神韻。我們從他所畫的各種花卉中可以看到，他畫的花已經不再是人們生活中所見的花，也不是植物標本那樣的花，而是氣息生動感人的花。他不多幾筆能把花朵畫出層次分明的姿態，並含有雨露滋潤的質感。這種創作過程的基本功夫決非一朝一夕可以取得的。作為客觀事物的花，畫家經過無數次對它的觀察、選擇、提煉出最能代表此種花的神態部份，集中起來再經過畫家藝術加工，即傾注畫家的思想感情

而凝聚起來，最後通過自己已熟練而獨具的技法表現出來。這就是他創作中追求物象與意境的過程。林風眠作畫題材甚廣，而每幅畫都能獨具面貌，意境和情趣。他的作品特點明快，這與他善於掌握光、色效果是分不開的。林風眠對色彩學頗有研究，所畫的作品不僅使你感覺到對比柔和，而且質感明快，立體感強。這可說是林畫最大的特點。

他畫的柳蔭、楓樹挺拔而堅實的枝幹，翠綠色的樹葉，陽光穿過樹幹枝葉，使嫩葉染上各種透明的質感，有時還採用逆光手法，將樹葉鑲上一道明亮的金邊。尤其是湖邊的畫法，一片透明如鏡的水波，映出一行行迷人的倒影，令人感到景氣的寧靜而美麗。

林風眠從小生長在山村，童年時代熟悉山林禽鳥，對大自然美麗的景色，蘊藉有深厚感情，所以用畫筆表現時，畫面充滿着抒情感和真實感。他畫的飛禽，除了能畫出生動的神態，更令人注意的是畫出了鳥活脫脫的動態。

林風眠還善於用各種形式美的對比手法抒寫畫面物象，這是他創作中最能迷人的重要表現手法之一。在色彩處理方面，他以黑與白為主宰。

### 日夜作畫磨穿鐵硯

林風眠一生，除致力於藝術創作之外，還是一位作育英才的藝壇良師。名畫家李可染、吳冠中、趙無極等當年均是他「藝專」的高材生，而且師生情感深厚。

林風眠逝世後，吳冠中打來的唁電只有短短

六個字：「哭老師、哭宗師。」

此次噩耗傳到臺灣，畫壇人士深表哀痛。臺灣師大美術系教授何明績，早年曾就讀於林風眠主辦的杭州藝專，緬懷林老師在杭、渝兩地執教、待人和藹，作畫嚴謹，稱他是「一位純粹的藝術家」。臺灣藝術學院教授何懷碩，也稱林是「代表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藝術走向現代第一階段努力的典範」。九年前從大陸去臺的作家「無名氏」，剛好在半個月前撰文『小憶林風眠』，回

憶當年在杭滬兩地相處的日子，「我親見林公日夜作畫，每天工作十數小時，三、四十年如一日。我在上海南昌路五十三號他家中看到他一方硯臺，磨墨數十年，連核心硯底全快要磨穿了，只剩薄薄一圈，真應了古人『鐵杵磨成針』之說」。一個名畫家之死，在臺灣社會引起這樣大的反應，也是始料不及。林風眠一生，於中國畫壇的貢獻，對發展中國繪畫藝術的成就，是永遠令人追思和懷念的。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於香港

大專  
用書

#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 著  
定價壹佰玖拾元

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書信舉例。便條的寫作要點。便條舉例。名片寫作要點、名片寫作舉例。東帖分類。東帖用語。東帖舉例。公文類別。公文用語。公文結構和範例。電報作法及注意事項。電報舉例。會議文書內容舉例。規章的種類用語及作法。契約作法舉例。慶弔文、對聯、題辭、啓事及廣告舉例等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伍拾貳元。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